

大
唐
新
語
上

唐劉肅著

進步書
局校印

唐劉肅著

大唐新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大唐新語提要

唐劉肅撰凡十三卷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分三十門肅自謂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其自負可知紀曉嵐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獨退置小說家類詎以諧謔一門有乖史家之體乎然軼文舊事足資勸戒者往往而是兼收博采未嘗無裨於見聞固不得以榛楛勿翦少之也

大唐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誡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目錄終

大唐新語卷一

唐 劉肅著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

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詎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
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
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克
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詎不返
樸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
後為人所譏勅令陪之及征遼不利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
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忍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
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
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
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
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

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殛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為陛下然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為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愧。因自投於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為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

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者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惠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為安國尉。頊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笑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為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

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勲。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神人憤惋。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剋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

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為後圖同被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眾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主也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惟有太平一妹朝夕

欲得相。勉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

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懼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宗。宗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為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鑒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調。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惣六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冷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歲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適。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眎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聰明。陳有德教。周則默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頗失利。送就戮於京。

師九齡批曰。稷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嫗。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雖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諫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靈。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焦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墮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焉。吏部尚書唐休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